

黄炳武 著

砺剑

作家出版社

自序

格律诗词是文字凝练、章法严谨、声韵优美、容纳量大的一种文学体裁；它集抒情、状物、言志、评论、述史、话今为一体。其素材不拘一格，大至乾坤，小至秋毫；外关物象，内及心髓，皆可摄之为诗词。

旧体诗词的诞生、发展和其完美过程，殊非十年八载，从《诗经》开始至李唐鼎盛，走过漫长历史岁月，倾注了难以胜计人的呕心沥血。历经百代锤炼、千秋雕琢，才定下格来。

旧体诗词虽然是我国文苑里一枝奇葩，斐声中外，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国宝；但毕竟和其它事物相同，在其历史过程中，绝非一帆风顺，曾经频遭蒙尘，屡罹贬诋。尤其是『五四』运动，被批得体无完肤，谓之十恶难赦，不屑一顾。

不论是什么运动，它总是激情大于理智，因为参与者水平不一，认识参差。所以当运动被发动起来时，就很难对激情加以掌控。导至盲目性的膨胀，那是不可避免，于是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破坏力；且摆脱和无视法律约束，继续自己的任性。

旧体诗词在『五四』运动中遭到不切实际的批判，且被视为是顽固的旧文化，是新文

化发展道路上绊脚石，狠狠地将其打入长门冷宫，毋许翻案，也就不为所奇了。

在「五四」运动结束后的数十年间，绝大多数格律诗词爱好者情绪低落，以为格律诗词已经到了寿终正寝。柳亚子先生就是这样认为的。

虽然持这种观点的人是目光短浅、认识错误；但是亦非空穴来风，面对白话文如火如荼，不可逆转地崛起；而回顾诗词林苑，自清代末造以来，旧体诗词不论在形式或内容都原地踏步，雷池莫越。而且多数旧体诗词作者，是穿时装、戴龙盔，新羊头套古篱笆，对古人、前人的成就，五体投地；做起诗词来，非用典故不可。曾有一位赫赫有名的文化巨人，做诗时涉及「手枪」一词，却以为「手枪」是现代物名，写在诗中欠雅，绞尽心思的想了多时，终于想到「手銃」，便以「手銃」代之。这真叫人啼笑不得！

所谓典故，那是前人时代所发生的故事与其时代用词。现在我们硬去搬弄这些典故，令人殊难理解，何以顽愚至此！

那么格律诗词为什么会屡劫不灭，死而复生，而且重登文苑雅座？道理很简单：是格律诗词本身具备抗垢颖锥，并非什么幸运。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幸运偶然也有发生，例如：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绝大部分书籍遭到灭顶之灾，格律诗词本应在劫之中，幸因毛泽东爱写旧体诗词，藉此逃过一劫，这也算是幸运吧！但是，这种机遇是难以常得的。

必须承认：旧体诗词确实存在很多流弊，最主要的毛病是跟不上时代步履，照仿古人，将自己置于时代之外，写出的作品实在不伦不类。众所周知，史学家编写前朝历史时，其所搜集的参考资料，诗词也是其中之一，如果现在我们把这种不伦不类的诗词留给史学家，那又会有什么结果？除了混乱，就是毫无参考价值。

所谓跟上时代步履，除了内涵之外，就是用辞，必须以现代文学语言为主体，对于典故，除非实在必要，一般再好不用。但文化是连续性的，不能割断历史，无根而立。相反：我们必须继承先前。这是文化繁衍必须的原则。

继承先前的文化并不是一切照搬，继承应该建立在场今的基础上，这个关系不能弄错。

复况历代前人，留下许多极其宝贵的文化财富，这些财富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譬如：曹操的雄怀激情，吞吐江海气量；曹植的才思横溢，文藻绮邃功底；李白的豪情奔放，有序无羁之潇洒；杜甫的严谨持重，文心雕龙之造诣；王勃的聪颖敏捷，随机颖锥之境界；王维的其字如画，笔触无虚之功夫；李煜的淋心诉骨，隐中有托之艺术；李清照的婉约哀怨，心郁字纵之技巧，这些都是我们可学之处。

学习古人，同泥古不化，是不同的事，学习是以古人成功之路为范；泥古是将自己作为复印机，是与时代背向的行为。

任何事物都没有登峰造极之可言，都是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完善（相对而言），格律诗词自然也不例外。目前对旧体诗词声韵改革的呼声最高，也就是对用韵的改革，主张以新声韵代替平水韵。

历史留下的韵书很多，自元、明、清直至今日仍然通用的韵书，就是平水韵。当然，平水韵也不是不可改变，声韵不是永恒如初的。但是，声韵的演变是一个缓慢而稳妥的过程，目前如果用新声韵一统天下，为时尚早，困难颇多；①新声韵是以普通话为声韵的，它没有人声；而人声则是旧体诗词中非常重要的声韵，人声重浊有力，能突出顿挫强度，可使激烈的情感得以强化。尤其是词，它更重于气，一旦去了人声，如同瘫了痿似的；②如果用新声韵代替平水韵，许多前人的诗词就变成不合韵了，用普通话读他们的作品，显然会拗口涩舌的了，更谈不上什么音乐美。有人主张用双轨制（平水韵、新声韵并用），这也不甚理想：诗人为了鱼与熊掌兼得，要付出双倍负担，添了不少不应有麻烦；根据目前的情况，我国十三亿人口中，真正能准确说普通话的人，比例甚少，因为推广普通话的历史很短，远未普及，况且社会上目前所讲的普通话，都是带有严重的各自地方口音。所以说现在用新声韵代替平水音韵是不可行的，还得一段漫长的路要走，而不是数年时间可及。

有些人对旧体诗词可谓是一无所知，但慕旧体诗词的芳誉，硬要削尖脑袋往里钻，

结果还是被严谨的章法拒之门外。惆怅之余，发出大声疾呼：『旧体诗词章法烦琐，严重束缚人们思维飞翔，应该放宽章法，让更多的人便于操作』。

既然不会写旧体诗词，那么，你尽可去写别的文学体裁，何必一定要削足适履？说穿了，是想充当滥竽充数角色，混进来沾点光。可是如果照他们所想去做：把旧体诗词弄得面目全非，那还有什么光值得可沾呢？

严谨的章法，是完美（相对而言）的保证，一旦冲击了章法，则成为姜子牙坐骑四不像了。

旧体诗词要改的东西确实不少，最令人关注的，是作品内涵贫乏；不是应酬之作，就是毫不干己的赶时髦，所写的题材，既非亲身经历，也不甚了解，无非是人云亦云，人行亦行，绝无感情可言。

自清末至今，在这个较长的时间里，旧体诗词基本上总是在平平无殊范畴里徘徊，就连诗林宿老，大多数也只能写一些四平八稳，文字无误的作品，少有明显的自我风格，和别开生面的创作技巧。甚至连诗词应有的气魄，也是无所其成；要么，豪言无根，要么，绣字忘气；换句话说：仅有躯壳，而无灵魂。

尤其是开放改革以来，从表面上看，旧体诗词正在飞跃地复兴，到处成立诗词学会和诗社，其会员数目迭日猛增。面对这种春光盎然的欣慰之余，紫状尤甚！因为品读绝

大多数作品，适似喝白开水无异，如缺龙团雀舌名茶的韵味。上乘之作，稀若凤毛麟角！

诗如果没有真切的感情含量和丰富的艺术造诣，是不可能成为传世之作的。我曾在一首诗里有两句话点评：『猛看天下诗如海，细读篇章少有诗』。这并非夸张，事实如此。

不论写什么题材，都不能皮毛搔痒，毋切神髓。格律诗词本身是一种很具学问的文学体裁作品，作品必须有传神之笔，字里行间，应该物有所画，人有其魂，在平面的诗笺里能站立起具形含神的立体来。

当然，作品要达到这一境界，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学问本身就是不容易的事，得有磨穿铁砚的意志，一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在这方面，既无缩地术，也不能奢望什么终南捷径，都是靠恒心去求成功。

再就是选题取材和剪裁的事。首先，拟选的题材，必须是自己熟悉的事物，不然就写不出真实的感情。选取的题材，不能连皮毛带骨肉一统录用，要经过剪裁。剪裁的目的是要有力的突出主题，既不容强宾压主，也不能本末平均的用墨，紧紧地五个指头握成拳头。

机遇，是人生事业不可缺少的因素。记得我是六岁读书的；由于我家是世代书香门第，以为子弟长大不会诗、词，自然有逊门庭光泽；于是同年孟春聘来一位诗词界宿老，

作为辅弼教师，在家专门传授我诗词创作。

就在同年，我曾写出人生第一首诗（五言绝句）：『砚池初作笔，口角乳犹香。灯下涂鸦夜，月斜心未央』。

业师览罢，拍案叫奇，大加赞赏，并拟以《墨池初试》作为我诗之题。家长亦甚欢颜，曾设宴庆祝……

从此，使我信心大振，随后八十年的漫长岁月中，不论处身春煦升平，或当蒙冤险日，从未间断诗、词创作。概因为有了以上这个机遇，始有我今日之诗、词成就。

关于每个颇有成就的诗人，到了有自己风格的时候，其吟风也不是一生不变的；我就是这样。六岁到抗战暴发前，因为处身无忧无虑的生活家庭，属于天真烂漫年华，诗词作品也就打上这样的烙印；自抗日战争开始，作为血气方刚的青年，不可能没有冲动，则转入燃膺激情阶段，吟章偏于激昂；可惜由于我后来的飞来横祸，家破人亡，作品自然荡然无存了！

待到无咎蒙冤下狱后，性格渐渐变成哀怒、颓废……不论是何阶段，豪放纵逸的气质，始终照旧，这是在灵魂深处奠定的准绳，海枯石烂不会变的。

写格律诗同从事任何一项工作一样，都是依靠思维来完成它。思维通常是指理性认识，并对其认识对象表象、概念、继而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但是要写出一首

突破自我的好诗。单凭一般思维是难以如愿，还得有灵感。通常认为灵感是在文艺、科学活动中由于某些事的启发，所产生的富有创造性的思路。产生灵感虽然是偶然的事，但得有一个能够产生灵感的基础——平时积累大量各方面知识，否则，是不可能的。灵感产生详细的经过，应该是人们在实践中将摄取的讯息和各种知识，寄存在大脑皮层各种不同功能的记忆细胞中，一旦或因内因、或因外来的某种强有力的冲击（诱因、启发），使这些细胞异常的兴奋起来，互相交换，互相结合和互相碰撞中偶然间产生出一种新的，超越的观念，而这种观念能大大的拓宽原有思路，使自已到了一个广阔天地。

我把这种超越自我先前思路的观念，称为特殊思维。写诗词如果没有特殊思维，是不能突破自己原有的创作水平的，有了它，才有可能写出出类拔萃的作品。

哲理与逻辑，是创作中至关重要的要素，没有它，则见章不成文，文不达理。因为哲理是宇宙和人生的原理；逻辑是思维的规律和客观的规律，不具这两个要素，一切就会乱套，成为东一锤、西一锤，拼凑起来的大杂烩。

写诗词一切都得依照自然原则和当时的真实感情为准绳。有的人唯恐思想意识时有差异，怕一旦照当时的如实感情去写作品，会成为前后抵触，所以就将它造作为一贯性。

这可要不得：凡是造作的东西，任凭你投入多大的艺术含量，也是徒劳无济，最多也只是—具骷髅而已；倘若以真实的原形为主线，尊重当时的思想感情写出的作品，是

富有活力的。

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前后不同是现实生活中正常的事，谁都能发生的。因为人的主观意识不是一尘不变的，是受客观环境所制约的，所以，往往对同一的认识对象，有时是爱、有时却变为憎恨或厌恶，这绝对不为所奇，如果说是矛盾，人们就生活在矛盾中。

关于格律诗词与新诗的关系：目前有两种不同观点的预料比较突出：一是，认为新诗诞生于现实生活，富有强大的时代气息，久而久之，肯定会把令人难以听懂的格律诗词吞噬；一是，以为新诗出台已经有数十年了，却没有一首诗能够成为家喻户晓作品，且流于庸俗化，谁都可以挥笔，上不了大雅之堂，用不着谁来吞噬它，会自我消亡。

上述两种观点都带有严重的片面性：先说格律诗词，它本身具备牢固的生存基础（关于这方面上文已经详述过，不再累赘），绝对不会被新诗吞噬。但它必须继续改革自身白璧有瑕的一面，不断地对自己完善（相对而言），但也不能像唐·宋时期那样独领风骚，因为现代的文学种目繁多，供人有足够的选择余地，不会（而也非必要）去独宠一枝；再说新诗，它是现代的产物，尽管它目前还很很不完美，没有一个有效的章法去规范它，缺乏声韵的音乐美；在现实生活中极其容易被庸俗化。尽管如此，它毕竟是时代的婴儿，在未来的岁月中，肯定会逐渐地完善起来、规范起来、不断地充实和丰富艺术含量。

这两种文学体裁谁都不会吞噬谁，也吞噬不了谁，各自会在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不断改进。

我在旧体诗词八十年学习和创作生涯中（六龄伊始学诗，至今年八十六岁），得出的经验，一般不论那位前人的诗风、词格，基本上可以学的，但成功的程度，可能是因人而异，不甚相同。但李白的诗风有点例外：李白的诗才，天赋比例比较大，如果不具备他那种气质，是很难学成功的。

再就是人生的磨难，既是不幸，又是大幸。我的一生就是在磨难中度过的。厄运和蹶踣，把我少时所希冀的道路全都堵塞了。果然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渐渐地把全部精力投到诗词创作中去。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这方面得到造诣。这也算罹难不少，成功有余吧！

唠唠叨叨，说长道短，这只是代表自我见解，是是，是非，绝不强加于人。

黄炳武书于乙酉腊月

目 录

自序.....一

五 绝

历史血脉和民心基石.....一

醉翁吟.....一

持将仪礼好处人.....一

十年浩劫中天地人间图谱.....一

无多脱淖人.....一

取当有时.....一

春姑又届神州地.....一

金小燕.....一

暮岁与张桂香结为伴侣.....一

钱.....三

假话似真言诸君须鉴别.....三

愁 渊.....三

春之情.....三

春 笋.....三

江南二月.....四

春.....四

韶华蒙冤白首还乡.....四

积疾难返的某公司.....四

魂扭曲（十年中的怪事）.....四

洁者童心.....五

青梅竹马净无尘.....五

蛙鸣竭夜为禾壮胆.....五

人 才.....五

怨梦迟.....五

偶 成.....六

真善美者何处求.....六

派斗无息家园难宁.....六

雪花飞俄尔.....六

砺 剑	六	中秋月	十
断肠人	七	有志者竟成	十
中秋把酒对月吟	七	论礼话仁	十
寄语小娃莫伤花	七	边民无知东风暖	十
阜物世界维生难	七	访长江源头中登黄鹤楼	十一
切莫受折半道休	七	咏 梅	十一
悬念好	八	自 强	十一
雷 雨	八	莫为偷天换日欺	十一
再述志	八	人 情	十一
道过潼关有怀	八	知 识	十二
男儿当岳立	八	独坐书斋待月来	十二
灯窗又是一昼夜	九	论 爱	十二
含冤恨	九	甘向当垆老	十二
八十年创作生涯	九	江山会有春	十二
老 兮	九	丑 象	十三
为人当自主	九	假语替真言（十年中怪象）	十三
人生皆如此	十	应该如此	十三

雪地狐痕·····	十三	寻春·····	十七
不致人食欲故此得生存·····	十三	览其诗则如见其人·····	十七
话天象·····	十四	历代皇家史册未必真·····	十七
身外之物无意求·····	十四	诚言·····	十七
豆腐·····	十四	感而发之·····	十七
自律·····	十四	戈壁劳役得释道上三日记·····	十八
与天共醉·····	十四	诚而无诮·····	十八
端砚·····	十五	蒋介石·····	十八
览罢罹人墨读者必销魂·····	十五	登西岳太华山·····	十八
八年抗战·····	十五	五千年封建酷黎民·····	十八
冤囚赋·····	十五	西施·····	十九
余之诗·····	十五	如此人生·····	十九
春日写照·····	十六	习恶容易从善难·····	十九
秋宵听雨·····	十六	诗当炼意炼句更炼字·····	十九
无题·····	十六	游子生涯·····	十九
自言自语·····	十六	认识人类事业不可割断历史·····	二十
题牡丹五绝·····	十六	述志·····	二十

话夜郎	二十	为某君画照	二十四
以诚为好	二十	笑杜公	二十四
民族恨（抗日八年）	二十	天地凝寒	二十四
逃 难	二十一	寄语重洋汪丽珍	二十四
破天荒	二十一	劈开通途	二十四
端午话杨梅	二十一	役夫归无期	二十五
生当壮烈死无卑	二十一	外科医生	二十五
偶 成	二十一	压路机	二十五
思 乡	二十二	命 曰	二十五
锤与铁	二十二	瓠 柑	二十五
自料世日已无几	二十二	浩叹长吁	二十六
旅宿眉州望月思及江南内人	二十二	铁窗夜话	二十六
不西笑	二十二	送 别	二十六
愁极反无言	二十三	敢于犯天颜	二十六
自我权衡	二十三	犯 浪	二十六
中庸之道	二十三	饮恨者言	二十七
再自画	二十三	十年神州人心稿	二十七

自我勉慰	二十七	江头晚眺	三十
成颜容易塑心难	二十七	无声当有言	三十
立志	二十七	固抱自信	三十一
水仙	二十八	探理篇	三十一
雪夜写禁诗	二十八	万古愁	三十一
切莫肉麻名人句	二十八	余之魂	三十一
伪君子甚于真小人	二十八	质疑	三十一
十年又到石头城	二十八	凡事须立断	三十二
为友送别长亭	二十九	沙场古来多白骨	三十二
殷期	二十九	伤痕	三十二
困绕	二十九	认作贫民不媚骨	三十二
桃林口占	二十九	役夫怀闺人	三十二
鉴于诸红家研究红楼梦偏离题旨	二十九	观兵马俑有怀	三十三
而感叹	二十九	雪地梅铃	三十三
悼死于青海狱友	三十	敢于犯天颜	三十三
花间醉酒激诗吟	三十	甘将命运认灰色	三十三
诚衷无须谦虚话	三十	世事原本就荒唐	三十三

真谛所在	三十四	于西安送赵君赴青海赠诗	三十七
苦 旅	三十四	治世不可乌有知识	三十七
留下诗笺万口传	三十四	暮秋情怀	三十七
浪迹四方	三十四	今日神州(文革第二年吟于西海)	三十八
由虫禽启发破解人类残杀	三十四	无法无天只有狂	三十八
何谓好诗	三十五	祭奠英年冤死故人	三十八
秋 吟	三十五	苏 武	三十八
遇秋雨抒怀	三十五	比 试	三十八
诗海建功谈何易	三十五	悼故人	三十九
非 典	三十五	含羞草	三十九
猫	三十六	江心孤屿	三十九
凡事先戒	三十六	春日生气盎	三十九
时人不识梅花志	三十六	但愿如此	三十九
酒酣歌更狂	三十六	示 天	四十
呼鹅小女	三十六	酒	四十
四色春情	三十七	诗与力	四十
春日莲塘	三十七	人不如物	四十